

大雲山房全集

冊二

THE HISTORY OF THE

1771

與紉之論文書

紉之吾宗足下敬與紉之同出于提舉公蓋二十餘世矣不可謂不遠雖然吾宗之能學者不數人能學而行復有儀矩者益不數人敬于紉之心之近之也久矣昨者相見敬所以望紉之者甚博而紉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紉之之志止乎是耶抑敬之所知者不足以越乎是邪甚非敬之所望也文者小道也而人喜爲之爲之而復喜言之

本朝如魏叔子姜西溟邵子湘諸人皆累累言之矣盡矣敬復何所言邪等而上之元明之人言之矣宋之人言之矣如和鼓然其聲無以甚異也敬復何所言邪雖然紉之之意不可無以應也且敬所謂甚博者未嘗不可于言文推之紉之慎擇之可也夫後世之言文者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退之之言文則告尉遲生李生爲最吾少之時蓋嘗讀而樂之若柳子厚李習之與韋中立王載所言視退之相出入者也紉之求之乎是焉足矣雖然退之子厚習之各言其所歷者也一家之所得也于天下之文其本末條貫有未備者焉敬請合三

子者之言爲紉之申言之其是邪其未是邪紉之擇之可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古之辭具在也其無所蔽所陷所離所窮四者皆達者也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其心嚴而慎者其辭端其神暇而愉者其辭和其氣灑然而行者其辭大其知通于微者其辭無不至言理之辭如火之明上下無不灼然而蹟不可求也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旁至灌渠入穴遠來而不知所往也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鹹瀉而無不可用也此其本也蓋猶有末焉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而志則的也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至也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而運于軀也如觀于崇岡深巖進退俯仰而橫側喬墮無定也如是其可以爲能于文者乎若其從入之途則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

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退之子厚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紉之益申之可也十一月十五日敬謹上

上秦小峴按察書

小峴先生閣下往者敬居京師知先生善詩古文及官富陽先生分巡杭嘉湖三府敬以屬吏見所言者官事耳其他未之敢言何也詩古文者藝事也縣官非言藝之官且敬于先生非故舊也則未知大人之門以言藝進者相率以言藝歟抑不免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歟如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是與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相去無幾何也且視所好而投之者必有所求縣官于分巡其所求非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衣食利益而已也夫是以不敢後先生奉

命按察湖南敬知新喻先生道過而辱存之敬所以待下執事者皆天下所謂縣官之事也何也敬于先生知之未深則未知先生于敬亦深知之歟不深知之歟則爲敬者天下所謂縣官而已矣及先生以爲過上事後復移書賜之以

善言敬始自悔又聞以引疾去官敬益用自悔何也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亦惟能退者必能進而有所爲是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分巡按察而已而敬之兢兢自外淺之乎爲丈夫也蓋敬積十五年而後敢言深知先生其前後審慎如此雖然未之知與知之未深則彼此如途人之偶值可也知矣知之深矣則友也友之道近則相示以行遠則相示以言皆中于道而後可詩古文藝事也而道見焉今先生所爲詩所爲古文業已集而刻之敬之意以爲宜排次之不宜以多多積之也以多多積之則于道多歧先生所與言藝者仲倫惕甫皆敬友也仲倫達心而懦惕甫強有力而自是仲倫之于道也儉惕甫之于道也越其于先生之詩古文燕閒之見必言之盡力矣然二子所見于道未能盡也敬者于道能知之而不能行之于文能言之而不能爲之然義不可以無言也則請卽二子者之序言而下籤以言之先生以爲異于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歟抑非然歟然今者敬無所求于先生并不如操瑟之工獻狗馬之客有衣食利益之志也則又在乎先生知敬之深也已九月十九日惴敬謹上

上曹儷笙侍郎書

儷笙先生閣下前者敬在寧都上謁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侍坐之頃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回縣後竊願一陳其不敏而下官之事上者如古之奏記如牋如啓皆束于體制塗飾巧僞殊無足觀至前明之稟幾于胥隸之辭矣古者自上宰相至于儕等相往復皆曰書其言疏通曲折極其所至而後已謹以達之左右惟先生教正之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勾庭堯峯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瞻瞻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

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于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常卽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眦于遵巖而銳過之其疾徵于三蘇氏堯峯之失眦于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峯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庫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于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

于劉海峯劉海峯之學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

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卽海峯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淫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敝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木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于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附呈近作數首聊以塞盛意愧悚愧悚十月二十日憚敬謹上

答儷笙尙書書

儷笙先生閣下九月中得手書欣慰無似先生當代大君子乃肯垂念愚鄙之
夫所不足者而教正之先生所以厚待敬者至矣敬且感且奮思竭力自湔濯
以副所期先生亦必許其能改也然往歲之事竊有小人之心二端不敢不爲
知己告者敬家貧無可爲生官事支缺多端又待質幾五閱月意欲棄官歸不
肖之身于先生庶幾過貴州就一授經之席使俯仰無虞而道藝亦有所益一
也士之處下位者入門戶則終身不能出而可以罷官可以不罷官之時門戶
之界也今歲春首有書與知交言不爲熙寧之附介甫亦不爲元祐之附司馬
公況在往歲豈敢不慎故寧直無曲寧激無隨二也此二端皆私心妄作言之
慚甚豈敢自附于古之強項者邪然先生知其外之強項而有以進之卽知其
內之并不及強項亦必不鄙之棄之而復有以進之此敬所以敢披露肝膽于
左右也正月中秋潭來書述先生之命徵秋潭詩并及鄙文敬以贈送序多譎
諛之辭恐獲罪門下未敢率爾執筆三月中聞秋潭被劾四月中而訃至傷哉

傷哉撫軍非欲殺秋潭之人而秋潭竟死秋潭非以被劾致病之人其事亦非被劾可致病之事而秋潭竟以病死如之何如之何方秋潭在時人多異議者今秋潭死矣何處復得一彭秋潭惜其子奔走衣食敬三索行述不得然銘墓之辭敬前與秋潭定交曾以後死自任不負此諾也藁本并近作數首奉呈惟暇中定正之書中名帖不敢當不敢當先生德位崇重下交于奔走之吏先生之道益光矣然天下必有言敬之僭者謹附繳惟先生曲諒之乍寒一切爲道自重七月十一日惲敬謹上

上汪瑟庵侍郎書

瑟庵先生閣下敬奔走塵俗逾二紀矣所治荒遠久不奉教于賢士大夫竊意迂戇之質百無可爲惟耗升斗祿爲讀書自守之資可以盡年可以長世然未嘗不以奔陋爲懼也古之君子學于古人則思畢其異同學于今人則思正其得失小生之所知下吏之所能其不可自畫明矣然不敢輒以之干人者或好尚不同徒取憎惡或事權所在蹟涉梯媒與其過而近毋寧過而遠與其近而

人知毋寧遠而人不知此居下之道也然敬嘗觀之古人蓋有自達之于當路者意者或一道歟夫天下未有以自達爲道者也意者或有其不苟者歟昔者退之上盧邁趙璟賈耽書皆誚責諷刺之言蘇明允上韓樞密富丞相書皆劫持誇誕之言及答李習之與歐陽內翰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是故一介之士屏人獨處仰而思俯而書無論富貴酣養者不足與其旨甘分其膏澤卽如韓樞密之環傑富丞相之重碩文丞相之敦惠若與之抽豪命牘酬酢古今析豪黍之理舉邱山之事恐未能盡其精微周其博大天之生才各有所尙不可強也若是則所謂不可苟者亦有其不可失者歟先生自通籍時卽以好古力學聞天下然而不知者曰是宗漢儒不宗宋儒是喜治經不喜治史敬在下風蓋有年矣區區之忱未能無惑及前日上謁而淵然之容雍然之論所謂異同黨伐古今愛薄之說無幾微見于神志語言而後知前之云云者皆淺人附和未能深窺而性情之平頗學問之純雜非親接不足以得大凡也敬五十之年斷斷此事不日進則日退惟得有道教正之或可不爲流俗人所限謹錄舊

作二首近作五首呈之左右惟先生諒焉九月二十五日惲敬謹上

答吳白厂書

白厂二兄足下二十一日使至得手書藉悉與居萬福慰甚蒙惠寄細絹墨竹一幀吳綾仿宣紙墨松各一幀而命敬以一言告後世之知者敬何人斯敢當斯語邪然常從二兄于舒三白香之所二兄大醉狂叫稱畫則文湖州米襄陽復生詩尙當讓出一頭地敬觀前人之推湖州者曰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而已二兄畫竹堅潤通脫豈惟雁行湖州蓋駿駁乎抗衡齊首而將毋越之襄陽畫擅場人物山水乃二兄所不作者然襄陽自詡謂不使一筆入吳生又謂無一筆關全李成俗氣是襄陽以高古出塵爲宗二兄畫松作氣滿前如驟雨如旋風當求之張文通以下惟襄陽爲裕陵書屏反繫袍跳躍便捷不爲富貴所懾二兄當之應無愧昔賢耳湖州襄陽所傳之丹淵集襄陽集其詩如工部之文如記室之賦意趣與俗懸別二兄則揣摩諸家而能洗刷之浩浩乎脩脩乎敬常謂乾隆中江右第一信有湖州襄陽所畏者雖然古人極深極微極正

之作何如深而可至微而可探正而可感發之作何如可至而仍超遠可探而仍宵渺可感發而不妨恣詭之作何如此則敬所願望于二兄而畜之于心甚久甚久者也敬于此事雖自八歲卽受法于先人然所得無何故律嚴而拘思通而近氣盛而易竭響切而易流其境去二兄遠矣今敢率爾有所言者蓋以古人待二兄不得不以古人自待交友之道貴如是也敬回縣後諸事如蝟毛不可爬梳所幸老母康強細弱均安善無勤遠念前過貴郡本欲至草堂而輿夫出城卽取東道以致相左昔者楊少師西遊僕人挽之而東往日之事得毋類此抑又有可釋之二兄者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今無其人不如公榮者不敢不與飲敬今之投刺待見屏息雅拜者皆是也惟公榮可不與飲非二兄而誰則敬之不過草堂後世必有引首慨慕舉觴抽紙以歌詠之者二兄其何憾耶附上畫松歌一首乃章門所作劣甚勿見欺乍寒一切珍重十月十六日惴敬謹上

松如大兄足下三月中兩得書知于往歲來江右無因得見盡心意所欲言甚惘惘復知得交于梅皋太史多磊落之遊甚喜而書中三致意則以所爲四子書文屬序于敬此敬所不敢辭也數月來爲吏事所苦不得暇鹿豸頗與知顛末是以不及作報五月之望復得書以古君子之道望敬而責其不恭皆切直敬所未至甚愧感然謂敬不屑爲足下作序則甚非事理也敬與足下初接于州中汪氏奉舅氏清如先生之命而後相見于都中一握手卽相背去幾十餘年復會飲于州東之園亭今又三易寒暑矣與足下蹤蹟不可謂不疏然心甚懸懸于足下者則以足下之爲人敬所願交而不敢失者也願交而不敢失則言宜誠故請得盡其愚序者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尚詩文始有爲人序專集類集者唐宋人爲贈送序此謂不經明之壽序考察序升擢序又其不經者也是故漢之所無魏晉有之魏晉之所無唐宋明有之文者因事而立體順時而適用而已唐試帖經無經義文宋之經義文皆附于詩文集故無其序自明以來四子書文皆專行矣專行則宜有專序乃今之號

爲知古文者曰不得作四子書文序嗟乎誠使陸敬輿司馬君實諸人生于今日爲四子書文韓退之李習之曾子固諸人爲之序傳之數千載之後其尊于揚雄之僞言劉歆之飾說蓋可必也若是則爲足下作序何不屑焉昔者歐陽永叔爲惟儼文集序許其自言曰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曰佐天子號令賞罰于明堂後惜其老不得意則曰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嗟乎惟儼爲浮圖者也永叔序之蓋較梅聖俞江鄰幾有進何也其人非偉人也足下自二十入少年場三十讀古雜家言四十與天下之士相角逐必有位置可以自信者若是則足下之文敬將求而序之又何不屑之與有雖然古人之序序著書之意而已故一集不再序後世或爲貢諛或附于有大力者則序至十數焉足下文得梅皋太史之序足矣敬又從而附益之其貢諛歟則敬不敢爲爲附于有大力者歟則敬非其人且無以處足下足下其以敬是書附之集末則足下之爲人與敬之所以交于足下者皆有源委可告之後世惟高明裁之四月初十日惲敬謹上

與湯編修書

敦甫先生閣下敬處卑就陋年及五十而無所成常好從天下賢士大夫遊然所交又千百之一二而已往者張皋文寓書盛稱先生高義皋文旋即捐館舍敬無以自通後秋農自粵過南昌敬以聞于皋文者質之秋農而益知先生之所以自處者敬其可居今之世而不求得當于先生邪皋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廬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文者也皋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于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爲者鮮則于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于道易遠必也有爲者亦歸于無爲則庶幾乎斯道乎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